

两代之间

李红都

沟壑

来城里小儿子家已一个多月了,潘婶越来越看不惯小媳婷婷。

这个80后的小媳妇晚上打电脑能打到半夜,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就不做饭,一袋牛奶加片干面包便把早餐对付了;结婚两年了还不想生孩子,养了只死难看的宠物狗布丁,亲亲地叫着“宝贝”;说要减肥,放着院里免费的健身器不用,花好多钱打的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健身房,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……这哪儿是在过日子?

那晚,她炖了一小盆的排骨,满以为军和婷婷会笑逐颜开地吃个盆底朝天,却不想,他们只象征性地吃了两块,就不再动筷子了。她以为儿子、媳妇不舍得自己吃,想让她多吃点儿呢,怪感动的。她没舍得全吃完,想多留几块第二天中午热热大家一起吃,可是晚上婷婷竟把剩下的排骨全喂了布丁。婷婷说,晚上吃脂肪太多的食物不好消化,隔夜的剩菜第二天会产生亚硝酸盐。

“布丁,亲爱的宝贝,快过来,转一圈,赏你排骨吃……”婷婷冲着那个长得跟狐狸一样难看的尖嘴狗一喊,布丁就摇着尾巴跑了过来,蹭蹭婷婷的脚,然后直立起身子笨拙地转一圈,婷婷就哈哈地笑着摸着它的头,把排骨丢给它吃。

敢情是城里的狗比人还金贵?潘婶心里很别扭,一晚上没说话。

白天军和婷婷都忙着上班,潘婶和那个死难看的布丁留在家。儿子的家很漂亮,新潮家电一应俱全,但她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布丁很吵人,“汪汪”地叫得她心烦。她把它关进卫生间,打开电视看起来,那么多的台,却找不到她爱听的戏。邻居家的大门紧闭着,找不到人唠唠。一切都和乡下的家里不一样了,潘婶心里堵得慌。

上街买菜,潘婶意外发现有卖菜鸡的。潘婶高兴地买了只老母鸡,想想第二天就有正事做了,以后小儿子和媳妇每天都可以吃上新鲜的土鸡蛋,她的心里涌出一种母性的自豪。再说寂寞了,好赖也算有个“伴”了。

路上,农民在卖野菜,一问,很便宜,潘婶便买了一小袋准备回去喂鸡用。

一进门,婷婷已下班回来了,看到潘婶提着的野菜高兴地叫了起来:“妈,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野菜呢?好久都没有吃到了。你在哪儿买的?”

潘婶哭笑不得:“排骨你不稀罕,我准备喂鸡的野菜你却稀罕得不行啊。”

把鸡放到阳台,怕母鸡乱跑弄脏了儿子的地板,潘婶特意找来一个空“蒙牛”纸箱,拴了母鸡的腿放了进去。到底年龄大了,潘婶感到很累,洗洗手想上床养下神儿,不知不觉竟睡了。

醒来时,军和婷婷已在等她吃饭了。军说:“妈,这些都是婷婷做的,您尝尝合口不?”潘婶心里一热,虽说看不惯儿媳的生活方式,但婷婷毕竟心眼还不错。

潘婶拿起筷子正待夹菜,却突然愣住了。桌上一道菜是煮熟了凉拌的野菜,另一道是炖好了的鸡,回头望去,垃圾袋里一堆鸡毛。

婷婷并未发现潘婶的异样,热情地盛了一碗鸡汤端给潘婶:“妈,趁热喝。”潘婶“哎、哎”地应着,两行清泪却慢慢地顺着脸上的沟壑落进了汤里……

名家新篇

呼兰思绪

王剑冰

河水正在涨。

大豆和高粱默默地抑或是有些欣喜地迎着漫上岸的河水。风把一些鸟的翅膀刮过水面,水便飞起了浪花。

这是呼兰河的秋天了。

有人在河中心击流,是一些孩童。大大小小的船只慢悠悠地在河中央走。沿着这条水路会走向何处去呢?饱满的河像个传送带,传送的仿佛依旧是昨天。扎着两只蝴蝶结,前额垂着秀发闪着一双大眼睛的少女沿河堤跑着。她在跑向春天,她对春天情有独钟:“花开了,就像花睡醒了似的;鸟飞了,就像鸟上天了似的;虫子叫了,好像虫子在说话似的。一切都活了。”眼前却是秋天了,我与她错过了一个季节。

呼兰河,名字起得这样纯美,像个秀气的小姑娘。河水默默,流淌出一个向往的小城,一个人们喜爱的女性。这女性自身又将呼兰河播向久远,女性的名字同样纯美。地名与人名,那么默契地连在了一起,我叫着河的名字的时候,也是在呼唤另一个名字。那是两种颜色的诗,是春天的花,秋天里的草:呼兰——萧红。

这就是你的故居,自你逃婚而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故居,我是来替你还愿么?还顺着你从龙王庙小学放学归来的小路,穿过门前的老榆树,穿过不大的街门,走进深深的庭院。一溜的瓦房不显阔绰也不显宽敞,不显现代也不显古旧,仿如我的同在北方的老家。

也是土炕,也是柜子,也是在房中开有后门,后门直通菜园子。房中这般普通,让人想象不到一代女杰是如何在这瓦屋中一天天度过。

倒是屋后的菜园子,给了你一个梦幻的天地。你九岁丧母,年迈的祖父便依伴着你的忧伤。在这个花园一般的园子里,飞着的蝴蝶、蜻蜓,酿蜜的蜜蜂,蹦着的蚂蚱,还有一天一个样的韭菜、大白菜、黄瓜和樱桃树、狗尾草,都让你感到某种温馨。祖父和磨信、漏粉工人、老厨子的关系,又让你感到一种朴实的温情。

现在走进这园子,一如走进了普通的农家菜园,这么多年了,那些红的、蓝的、白色的花朵在阳光下正艳,还有一些蔬菜,泛着绿莹莹的光芒,一如当年。只是没有了那些活动的人物。

“那园里的蝴蝶、蚂蚱、蜻蜓,也许还是年年仍旧,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。小黄瓜、大倭瓜,也许还是年年种着,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。”你的遥远的思念怎么那么灰暗?有的,有的,这是你的梦呵。只是我并没有觉得这园子的好玩,它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阔大,那么诗意。我甚至看出些许寂寞与无奈,看出你为何终于舍去这园子,离家出走去而不归的理由。我记着你的话: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,羽翼是稀薄的,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!我知道,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:我算什么呢?屈辱算什么?……不错,我要飞,但同时觉得……我会掉下来。”你飞去仅仅十年,便永远地告

别了这个让你烦恼又让你留恋的尘世。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”,“半生尽遭白眼冷遇,身先死,不甘,不甘”。这是你用笔写下的最后遗言。

这园子永远为你繁茂着童年,繁茂着记忆。

“去年我在北平,正是吃青杏的时候,今年我的命运,比青杏还酸。”你的诗为何一开始就这般阴郁?你一生不懈地在文学、爱情、生活上追求着,同世俗和社会抗争着,遇上了多个有名的人物:萧军、端木蕻良、鲁迅、曹清华、柳亚子、聂绀弩、史沫特莱、骆宾基,你与前两个人产生过深深的恋情并共同生活过。最后一个人见证了你的最后离去。与你最初同居并至怀恋的男人汪恩甲也因你而大名远扬。“我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,没有争吵、没有打闹、没有不忠、没有讥笑……”

你是个活泼向上的女子,是个性情不羁的女子,是个善动感情的女子,是个对什么都不甘心的女子。因而你的路总是那么难走。也许你的性格本就构成了你的悲剧命运。

步出你的故居,走出呼兰县城,走过呼兰河桥,一步步总有股恋恋不舍的情绪。好像步步都有人相送,总想说:“回去吧,我会再来。”

你的诗句重新响起:

这边树叶绿了。

那边小溪唱着:

——姑娘呵!春天到了。



人在旅途

豫西南的西峡与栾川交界的地方多是大山,最高的那座海拔两千余米。西峡这边称之为“老界岭”,栾川那边叫做“老君山”,据说风景独好,但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工夫,就只好望山兴叹了。

西峡的朋友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去处,伏牛山中的——“耍孩关”。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语,称又苦又累的活干下来为“耍孩子”,哪“耍孩关”有此意吗?

从谷口仰视,“耍孩关”却显得高挑而灵秀,独立而挺拔,像从一群粗壮的男子汉中,款款走来一位俏姑娘,似有张家界影子的峰姿多变,色彩斑斓,令人神往。

竹杖

袁文

这次上山,全仗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送我的那根竹杖,否则,我根本上不去。

开始说沿河走走,累了就返回,山可以不爬,我便坦然入道。入了道,大家兴致盎然,一边嬉游在清澈的溪水旁,一边四下里寻找奇石。忽有人大呼,果然非凡:一块椭圆形的青石,若书本大小,石中竟呈现一个灰白色的“人”字。有人说可取名“实在人”,也有人称“石人山”。大家说笑着逶迤前行。

这山关还处于半原始的状态,许多地方没有路,我走走便力难从心。这时,同行的朋友在路边捡了一根竹杖,比拇指粗些,半人米高,许是有人从山上下来,见前面山平谷缓,就弃置路旁了。我那朋友还年轻,遂将其递给了我。

我已过天命之年,平时觉得身体尚可,还从未拄杖而行。可这路越来越难走,溪水湍急,浪花跌宕,其间仅排了一列石头,我脚酸膝软,只好用竹杖左右支撑,踏石而过。河谷两旁皆是树林,延至山脚,又顺势而上,密密匝匝,深深浅浅全是绿,说是天然“氧吧”,果不虚传。林间空气纯净、湿润,穿行之中,浑身似已净化,如出世一般。这样陶醉着,又越走越慢,我已落人后,常拄杖小憩,听一两声鸟叫传来,真真印证了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

河谷蜿蜒曲折,慢慢抬高,先跨那等“石桥”,后来,竟用铁丝捆几根树身,摆

上便作桥。走到陡峭处,实现一悬索,荡荡悠悠,有的叫晕,要人牵着、扶着,而我用竹杖支好,前后还算稳妥。沿河谷忽左忽右,不觉间已经上山了。怕我最难,鼓动再三,返回亦然,上前亦然!

树色山势,渐渐有变,乱石参差,风冷林密,路上积满了陈年落叶,踩上去软软的,稍不注意,跌掉了腐叶,便是滑溜溜的石头,时时靠竹杖探稳了才敢走过。山坡上趴着胳膊粗的老藤,只有深山得见。涉水过谷,我用竹杖探了深浅;攀缘登山,又借竹杖引体攀缘。错了路,一千人从一面陡坡上爬了上去,虽经历险峻,却是一条近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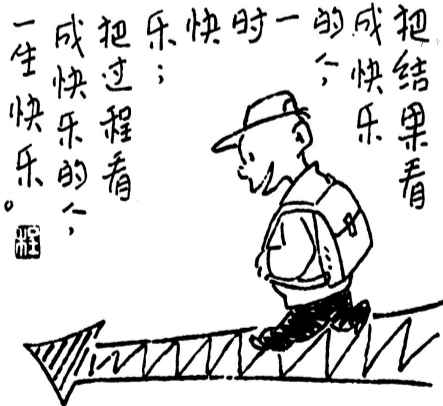
待到山顶,窄窄一处门径,想必是“耍孩关”吧!这里海拔已近两千,比泰山还高许多,放眼望去,群山俯首,万木葱茏,路在脚下,云在半腰,胸襟大开,气吞山河。

待一步一步挪下山来,衣裳、头发全被汗水打湿了。举杖细看,竹根竟被山石啃去了半寸。我仗了它的支持,会当凌绝顶,才有了山河胸襟的情怀,要走了,真有点舍不得它。

我忽然心有灵动,四下里寻得一显见的地方,将竹杖安置了。哪位上山的客人需要,将它带走。谁带上它,都会得到支持;谁用了它,便能赢得帮助!

竹杖兀自立在那里,像在等另一位朋友……

我走了,一步一回头……



Advertisement for '158元治疗皮肤癣' (158 Yuan treatment for skin fungus) at '郑州阳光男科医院' (Zhengzhou Sunlight Hospital). The ad includes a phone number (0371-670 33333) and a website (www.158npx.com). It features a photo of a man and text about medical services and expert consultations.